

# 有什么让人憋笑到肚疼的小说值得推荐？

他忽然对我一笑，「本宫答应了父皇，要三年抱俩。」

三年抱俩？

亲，这边建议多找几个姐妹分担压力。

**《太子你不对劲》，双沙雕，甜宠无虐，已完结~**

—

我接近太子是为了杀他。

我叫江稚，是三皇子的人，化名翠花潜入太子府。

不过我运气不错，刚潜入太子府三个月，便当上了他的贴身侍女。

我端着茶水，缓缓跪下，放到了他面前，「殿下，你的茶。」

容砚没抬眸看我，不过没关系，他早晚都得死在我的刀下。

他葱白的指尖捻起茶杯，轻抿了一口，目光悠悠然地落在了我身上，好看的眉头轻挑，「你叫.....翠香？」

我低下头，「回殿下，奴婢叫翠花。」

「倒是生了一副好皮相。」容砚扯了扯唇角，收回了视线，将茶杯放下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「三日后，来本宫房里，侍寝。」

我匆匆回了房才回过神来。

侍寝？

难不成我还真要为了杀他，奉献自我？

我越想越觉得不妥，决定撂挑子不干了，便急忙写了一封信送到了上头人的手里。

收到的回信却是：亲，违约要付五百两银子。

娘的，五百两，把我卖了也给不起。

上头人不管，只要我能杀了容砚，用什么办法都可以。

罢了，那我便赌一把，侍寝那日，一举杀了容砚。

是夜。

有婢女服侍我梳洗之后，便要将我带到容砚的寝殿。

我藏了一把刀在袖中，小心翼翼地推门走了进去。

他的寝殿很暗，只有三两盏昏黄的烛灯亮着。

「进来。」

不远处忽然响起容砚沉沉的声音，我循着声音走了过去，便看见了坐在床上的容砚。

我藏在袖中的拳头攥了攥，朝他走了过去，规规矩矩地跪下，「奴婢翠花，拜见殿下。」

「嗯。」容砚懒懒地应了声，「抬起头来，看本宫。」

我咽了咽唾沫，才缓缓抬起头来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他那绝世的容颜。

他看着我，不知怎的，轻嗤了下，「过来，服侍本宫。」

我磨磨蹭蹭地爬了起来，朝他走了过去。

只是不等我靠近，他便抓着我的手，将我拉进了他怀里，随之将我的手放在了他腰间的束带上，唇角微微勾起，唇轻贴着我的耳廓，「解开。」

我抿着唇没说话，脸却烧得厉害。

「你叫翠玉？」容砚忽然问了一句。

我微微蹙眉，「殿下，奴婢是翠花，您三日前问过了。」

没有十年脑瘫根本问不出来。

「哦.....」他恍然应了一声，灼热的目光落在了我泛红的面颊上，「你很紧张？」

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瞬，很快便恢复如常，「回殿下.....奴婢不紧张.....不紧张。」

我咬了咬唇，便要將藏在袖中的刀拿出来。

可我手还未伸过去，便被容砚轻轻握住了，放在了他的腰间。他用指尖勾着我的头发，低声道：「快一点。」

「太黑了，奴婢看不清.....」

我刚说完，容砚便忽然将我推开了。

他低低一笑，「你瞧你，还说不紧张？」

我垂着头没说话。

「罢了。」他手一扬，叹道：「你退下吧翠兰。」

我愣了愣，低头说道：「殿下，奴婢叫翠花。」

「知道了兰花。」

「.....」

.....

那日之后，容砚依然跟个没事人一样地使唤我，而我又在想别的法子杀他。

原本太子叫个人侍寝是没什么的，只是我才刚进去不久，便出去了，从此宫中多了些流言蜚语，说太子是个秒男。

此刻我正在给容砚沏茶。

一个婢女凑了过来，小声问道：「翠花，太子他真的是.....秒.....」

我斜了她一眼，便端着茶水走了出去，「我怎么知道？」

她两步便追了上来，「你怎么能不知道？」

我不太想搭理这些无关紧要的人，「少烦我。」

「你说说嘛.....那我只问你，太子到底是不是？」

「我跟太子什么都没发生。」

她冲我挑了挑眉，「那我明白了，太子他一定是。」

「.....」你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。

我没再说话，端着茶进了书房，「殿下。」

容砚拿着笔低着头不知在写着什么，我将茶水放到了他面前。

「菊花，下月是父皇寿宴，你好好准备准备。」

我：「？」

继各种花之后，我又有了新名字，菊花。

我看你他娘的才叫菊花，给你菊花来一下信不信？

我垂了垂眸，懒得再同他掰扯，唇角牵出一抹笑来，「殿下需要奴婢准备什么？」

「准备一支舞。」

我讪讪一笑，「奴婢只会端茶送水.....」

容砚轻瞥了我一眼，「那就学。」

「奴婢天生就不是那块料子啊.....」我拒绝道：「不如殿下还是找别人吧。」

容砚只淡漠地扯着唇角，「学不会就把你卖到怡红院去。」

我一听，连连摇头，「殿下，别啊.....」

卖到怡红院倒是没关系，可我费尽心思才混进来，混到他身边，不能就这么被赶出去啊。

「那就好好学。」

「奴婢.....尽量吧.....」

.....

容砚找了个人教我跳舞，我本就有些武功基础，腰身柔软，练起来也并不费劲。

不过为了不露出破绽，我表现得笨拙了些。

直到一个月后，我这《云中曲》才练成。

皇帝的宴会上，我紫纱蒙面，跳着容砚命我为皇帝生辰准备的舞。

曲停，一舞毕。

我跪在大殿中央，低着头，「奴婢献丑了。」

皇帝哈哈大笑起来，看向了容砚，「太子真是有心了。」

容砚脸上依然挂着浅笑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「父皇开心就好。」

皇帝视线又落在了我身上，「怎么不将面纱摘下？」

闻言，我手心攥了攥，还是将面纱摘了下来。

「哟，想不到太子宫中还藏着这么个娇美人呢？」大殿里忽然响起这么一道声音，不知是哪位皇子说的。

「五弟说笑了。」容砚说道。

五皇子讪讪一笑，「不知.....太子可否将这娇美人赠予我。」

容砚看向了跪在大殿中央的我，「哦？」

我低着头，不知道容砚是什么神色。

原来是五皇子。

娘的，我当然不能被带走，违约金可是要五百两来着。

我清了清嗓，赶忙说道：「五殿下，奴婢生是太子的人，死也是太子的鬼。」

五皇子扬了扬衣袖，「本王若偏要呢？」

我被他这话呛到了，「奴婢是太子的人，不会离开太子的。」

我话音刚落，那边便传来了容砚的轻笑声。

「她很快便会成为我的侧妃，怕是不能如了五弟的愿了。」

我懵逼了，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容砚，入眼的便是他含笑的双眸。

侧.....侧妃？

半刻钟后，我才退了下去，出了大殿。

冷风刮在我脸上，我稍稍清醒了些。

我才入宫三个月啊，怎么就成侧妃了？



有一说一，这儿升官，可比做三皇子的手下快多了啊！

走到暗处时，忽然有人将我拉到一边。

抬头看去，是三皇子的人。

「大哥，接下来有什么安排？」我问。

「离太子越近，便越有机会杀他。」

「可……可太子他若真让我侍寝怎么办？」

上次是我运气好，况且只是个婢女，容砚也就没碰我，可我日后若真成了侧妃，便要光明正大地为他侍寝了。

那人懒懒地转过身子，「那我不管，只要你能杀了太子，要多少银子都可以。」

「……」

听见不远处有动静，我赶忙走出去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

## 二

几日后，我真成了太子的侧妃，正妃没有，却先娶了个侧妃。

我从一个小侍女一跃成了太子侧妃，身份地位忽然高了不少，而且我又不是什么大家闺秀，他这般的举动，也引来不少的流言蜚语，说他被女人迷了心智。

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些声音，我只要杀容砚。

既然成了他的侧妃，便离他又近了一步，不如.....就下药好了。

我正想得入神时，身旁忽然响起一道声音。

「翠花姑娘，太子殿下下来了。」

我愣了愣，一抬头便看见走进来的容砚。

我赶忙低下了头，规规矩矩地喊道，「.....太子殿下。」

「嗯。」容砚漫不经心的视线只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，便收了回去，找了一处坐下，「坐到本宫身边来。」

「是。」我抿了抿唇，过去了。

他这是要干什么？

我身旁的婢女走上前来，老实地给他倒了一杯茶。

我勉强地冲他扬了扬唇，「殿下下来这儿.....可是有什么事？」

容砚扯了扯唇角，不咸不淡地说了句，「自然是因为本宫想你了，来看看你。」

他挑挑眉，「怎么，本宫来看你，你不喜欢？」

我噎了噎，回道：「.....喜欢。」

这容砚怎么满口都是骚话？

怕是接触过不少女人吧？

容砚没再说话，拿起茶杯，放到了嘴边，顿了顿，却没喝，  
「来人。」

他话音刚落，门外便走来两个侍卫。

他淡漠地放下了茶杯，视线缓缓落在了一边的婢女身上，「把她抓起来。」

两个侍卫应声将婢女拉住，「殿下，怎么处置？」

婢女惊慌失措地看着他，「殿下.....你.....」

「那就.....」容砚脸上没什么表情地瞥了她一眼，「杀了吧。」

婢女一听，差点没被吓哭，「殿下.....殿下！您为何要杀奴婢！」

容砚耐着性子将那茶杯拿起，随手往地上一扔。

「砰！」

茶杯瞬间便碎成了几块，茶水洒了一地，泛起了白沫。

「你说呢？」

我看着地上的茶杯，眸色沉了沉。

她在茶里下了毒。

「殿下饶命啊！殿下.....奴婢也是拿银子办事，求殿下放过奴婢吧！」

两个侍卫不由分说，将这婢女带了下去，屋里的惨叫声渐渐小去，直到消失。

是啊，容砚疑心重，下毒也不行。

若今日我真下了毒，被带走的不是我了？

「吓到了？」

耳畔蓦地响起一道声音，我转头看去，是容砚。

他漆黑的双眸含着丝丝笑意，不紧不慢地朝我凑近了几分，「若有人动了歪心思，想杀本宫，被本宫给知道了，那就是他的下场，或者.....会比他更惨。」

比死还惨.....那我不就小命不保了？

我按捺住心里想骂人的想法，抿唇一笑，「殿下英明神武，谁又能伤得了殿下？」

比起银子，我更惜命。

「嗯。」他轻轻一笑，「借你吉言。」

我原以为容砚今晚会上留下，他说完之后，却离开了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.....

于是我当晚便趁着夜色浓，去找了三皇子的人。

我去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打麻将，不过只有三个人。

我苦着一张脸，「大哥们，我能不能不干了？容砚他杀人都不带眨眼的，要是我被发现了.....」

「二饼。」那人打了一张牌，才看了我一眼，「违约金拿来。」

「提钱多伤感情啊！我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！」

「哈哈，没了吧？」那人笑了笑，将牌一推：「老子胡了！」

我有些不耐烦了，但还是耐着性子问道：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？」

那人收了银子，冲我抖了抖眉毛，「三缺一，小妹要不要来一个？」

「.....」

他看我犹豫了，「啧」了一声，「你看你这，着急也没用啊，坐下来，打打麻将，咱们哥几个帮你想办法。」

我一听，眼前一亮，「你们帮我想办法？」

「人多力量大嘛.....」

我觉得有点道理，叹了口气，还是坐下来，「你们有什么办法？」

「我知道，放狗咬他。」其中一个随口道。

「那狗看见他，都得跑路。」

「.....」

.....

我这一待，就是一晚上，打麻将也就罢了，办法是想出来了，可都是些馊主意。

我顶着两个大黑眼圈悄悄回宫的时候，天已经泛起鱼肚白了。

刚一挨到床，我便睡着了。

我这一觉睡到了快下午，婢女告诉我，容砚纳了几个妾。

「纳妾了？」

此刻我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，昏昏欲睡地闭着眼睛，忍不住感叹道：「纳得好啊.....年轻人这身体就是好，让太子殿下多补补，免得身体吃不消。」

婢女皱着眉头走上前，「姑娘，太子纳了妾，不就会忘了您吗？您怎么还说好？」

我自然不能告诉他我不在乎容砚喜不喜欢我，随口敷衍了一句。

「不好不好.....」

平淡的日子又过了几日，容砚再没来找过我。

我好像失宠了。

不对，我本来就没得过宠。

我有些着急了。

因为不得宠，我便没机会接近容砚，接近不了他，我怎么杀他？

可怎么争宠？

许久都没有头绪之后，我找来了《争宠的一百种方法之不宠你宠谁》，读完之后，我只觉得我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。

大师，我悟了。

.....

隔日，

我早早地埋伏在容砚去书房必经的院落，爬上了树，佯装掏鸟窝从树上摔下。

容砚见状必定会将我接住，到时候我再露出精心准备的笑容，必定将他迷得神魂颠倒！

此刻我正站在树上，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我晃起树枝。

「啊！」一声惊叫之后，我便直直地落了下去。

就在我快要落下时，腰上忽然多了一只手，稳稳地将我接住了。

我回眸一笑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陌生的脸。

那人也愣住了，手一松，我屁股着地，便摔了下去。

「二哥，这.....这不是那日在宴会上跳舞的舞姬，你的侧妃吗？」

「嗯。」紧接着，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。

「那日隔得远，我没看清，今日一见，真是美艳动人啊。」

我武功高，摔着一下倒是没什么事，不过想着在他们面前，我得装成弱女子，便呜呜咽咽地叫唤了几声。

「好痛.....」



方才接我的男子见状，着急忙慌地便走了过来，「你.....我.....我不是故意的.....」

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是七皇子。

是了，七皇子与太子素来交好，出现在这并不意外。

可方才容砚为何不来接我？

我正想得出神时，容砚忽然朝我走了过来，脸上挂着淡笑。

我拨了拨有些乱的头发，爬了起来，咬牙切齿地喊道：「太子殿下。」

「几日不见，怎么成了这副模样？」

「妾身.....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了。」

「哦.....」容砚挑眉应了声，「本宫还以为，你是想引起本宫的关注。」

我差点没被他这话呛到。

他是不是拿我剧本了？怎么什么都知道？

我噎了半晌，才小心翼翼地抬头说道：「殿下.....你看我还有机会吗？」

容砚轻轻看了我一眼，便收回了视线，「想见本宫，大可以直说，你想要的，本宫都会满足你。」

他尤其咬重了「满足」二字。

我讪讪一笑，「那什么.....殿下对妾身太好了，妾身不好意思.....」

容砚是骚话王转世吧？

但他这段日子待我的确不错，除了见不到他人。

一旁的七皇子容祁微微一讶，「二哥，你不会.....是瞧上她了吧？」

容砚目光又落在了我身上，细细端详了片刻，才轻应了一声，「嗯。」

「为.....为何？」

容砚轻描淡写地瞥了我一眼，「容貌上乘，本宫喜欢。」

我抬眸，便看见容砚正盯着我，不过不是在看我的脸。

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目光最终落在了我的胸前，发现是小了点，于是我不动声色地挺了挺胸。

那边的七皇子忽然「啧」了声，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「二哥.....这.....不太行啊.....」

「？」

说的什么玩意？三天之内骨灰都给你扬了！

「嗯……」容砚视线紧锁在我身上，没看他，淡淡道：「本宫喜欢一手带大的。」

我一脸错愕地缓缓抬眸。

你好骚啊。

……

到了晚上。

用过晚膳后，婢女告诉我，容砚让我去他房里。

我一听，乐了，带着我的小匕首哼哧哼哧的便去了他房里。

我推开紧闭的房门，便走了进去，里面点着好几盏灯，很亮。

刚一走进去，我便看见坐在桌前的容砚，向他福了福身子，喊道：「殿下。」

闻声，容砚抬眸看向了我，指了指手边的茶，「这茶凉了，给本宫换一杯。」

「是。」

我走过去将他手边的茶拿起，正要出去时，一声巨响骤然响起，我循声看去，一群黑衣人拿着刀踢门冲了进来。

「杀！」几人大喊一声，不由分说便冲了上来。

我手里的茶水顺势便朝他们扔了出去。

原本这几个小喽啰是伤不了我的，可为了不让容砚起疑心，我赶忙跑到了容砚身后，「殿下，妾身害怕.....」

容砚皱了皱眉，将我从他身后拽了出来，「本宫也怕。」

「？」

我正懵逼时，一个刺客朝我冲了过来，剑刃直指着我。

不能暴露我会武功这事。

可这些人要杀的不应该是容砚吗？

我攥了攥拳头，最终没躲开。

肩下霎时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，我眉头狠狠一蹙。

下一刻，一群侍卫便冲了进来，将刺客围住，抓了起来。

.....

之后容砚叫来了太医，处理完了伤口，此刻我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，听着侍卫汇报方才那拨刺客的状况。

疼是真的疼，折腾也是真的够折腾。

「太子殿下，查到了，方才来的刺客，是三皇子的人。」

容砚背对着我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神色，可我心里却五味杂陈的。

刺客手里那剑直指着我，若真是三皇子派来的人，怎么会不认得我？

「知道了。」容砚嗓音淡漠，听起来并不显得震惊，「退下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侍卫退下之后，屋内便只剩下我与他两人了。

容砚转身朝我走了过来。

我一睁眼，对上他含笑的双眸，冷不丁往里缩了缩。

他步子停在了床边，看了我几秒，开口问道：「疼吗？」

「疼。」

我寻思这不是废话吗？

容砚默了几秒，忽然挑眉问道：「方才侍卫说的话，都听见了？」

我点点头，「听见了。」

三皇子不是雇我来杀容砚吗？为何如今又派人来。

他看着我，忽然轻笑了下，挑眉问道：「刺客是三皇子的人这件事，你觉得，本宫要不要告诉父皇？」

我没急着回答。

有刺客进宫，皇上必定会知道，可刺客是三皇子的人这事，我自然不希望被皇上知道。

我抿了抿唇，勉为其难地冲他笑了笑，回道：「妾身不懂这些，帮不了殿下。」

容砚也不着急，不紧不慢地俯下身子，一双含笑眸子紧盯着我的脸，眼底透着几分漫不经心的笑，「你来选，本宫听你的。」

他笑得人畜无害，可我看着那笑，心里直发毛。

「菊花，听话，快选。」他语气很是耐心。

「.....」你才是菊花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还是说道：「妾身不知道。」

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便直起身子来，「不急，本宫有的是耐心。」

容砚说完，便转身大步走了出去。

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我视线里，我才稍稍回神。

是了，三皇子想杀太子无非就是想坐上太子的位置，可容砚能稳坐太子之位，也不是省油的灯。

但三皇子派来的刺客，为什么会伤我？

那剑要是再向下偏几分，伤可就不止这么重了。

.....

隔日，想着伤好些了，我便趁着天黑溜出了宫，找到了三皇子的人。

几个人正喝着小酒。

这些人是三皇子手下找的人，三皇子告诉我有什么事就找他们，这些人性子本就懒散，管着他们的人不在，自然更不如三皇子宫里的人。

我走上前，有些不悦地问道：「黑蒜，前几日宫里来的刺客是怎么回事？」

「哦.....那个啊.....」那人往嘴里扔了一颗花生，又喝了一口酒，才说道：「自然是刺杀容砚的。」

我看他这满不在意的样子，更是恼火，「可他的剑指着我，我没看出他想杀容砚。」

「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」

「你什么意思？」

「你在容砚身边这么久，他连根头发丝都没掉，要你有何用？」

我给气笑了，「所以，你们是派人来杀我的？」

他扯了扯唇角，「就当是给你个教训，早点杀了容砚，你也好早点拿银子跑路不是？」

我听完，一时气不过，攥了攥拳头，抬手便一拳揍在了他脸上。

我这一拳力道可不小，他毫无防备，差点被我揍倒在地上。

周围的人顿时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，「你干什么！」

「我也给你个教训。」我冷不丁丢下这么一句话，转身便离开了。

.....

我偷偷摸摸回了宫，才发现伤口又裂开了，许是因为刚才用力过猛。

可大晚上的，我又不想再麻烦太医，也免得别人问起伤口裂开的事。

我找来了药，拉下了半边衣裳，笨拙地给自己上着药。

只是我刚上了一点，房门便被忽然打开了。



我还未来得及将衣裳穿好，一抬头，竟是容砚。

我略有些诧异，但还是冷静道：「太.....太子殿下.....」

「嗯。」容砚朝我走了过来，伸手接过我手中的药，慢慢悠悠地问道：「怎么，昨日不是好些了，伤口怎么又裂开了？」

我将衣服往上扯了扯，随口扯了句话，「.....回殿下，是妾身不小心弄到的。」

「不用拉，你这身材，本宫瞧不上。」

「.....」大无语事件。

我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，无奈道：「殿下，妾身自己来吧。」

我刚要伸手去拿，容砚眉一挑，便躲开了我的手。

「欲擒故纵？」他问。

「.....」你有病吧？

容砚看我又不说话了，唇角挂着淡淡的笑，「本宫就爱吃这套。」

「？」真没话说。

他不知从哪儿摸出一个小药瓶，打开后，里面装着乳白色的药膏。

「用这个，以后不会留疤。」

他说完，不等我拒绝，便坐到了我身边，为我上药。

我看着他娴熟的动作，一动不动地抿着唇没说话。

容砚垂眸给我上着药，忽然问了一句，「上次本宫问你的事，考虑得如何了？」

我没急着开口。

经历了今晚这桩事，我心里说不心寒，自然是假的。

这次是我运气好，刺客没刺到我的要害，但下次呢，谁说得准？

我真没想到，他们竟要杀我。

可三皇子若暴露了，容砚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也不会有我的活头啊！

如今我真是骑虎难下。

容砚等了一会儿，见我迟迟不开口，问道：「怎么不说话？」

我微微垂眸，「.....殿下做主就好。」

他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忽然轻嗤了一下，随之应道：「那本宫便再陪他玩玩。」

我转头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的。

他语气很是随意，生死攸关的大事，在他口中跟芝麻粒的大小一样。

容砚上好了药，将我的衣裳往上一拉，随之把药膏放到了旁边，便脱去了最外面的衣裳。

我眼看着他脱掉了衣裳，愣了愣，「殿下.....你.....」

「往里挪挪。」

见我不为所动，他眯起好看的眼睛，「怎么，要本宫帮你？」

我闻言，撇了撇嘴，满不情愿地往里挪了挪。

刚挪开，他便睡了下来。

我下意识地抱住弱小的自己，小声叭叭道：「殿下，妾身伤势还未痊愈，您这样.....是不是也太禽兽了？」

他懒懒地看了我一眼，眉宇间满是戏谑的笑，「本宫没打算做什么，如此看来，本宫不做点什么，反倒对不起你的这句『禽兽』了。」

我一噎，赶忙睡了下去，「妾身什么都没说。」

容砚没再说话，不久后，便传来了一阵均匀的呼吸声。

我侧过头，见他闭着眼一动不动的，便伸手探了探他的呼吸。

容砚好像睡着了。

睡着了？好机会。

我从怀里摸出随身携带的匕首。

受了伤，我动作有些迟缓。

我小心翼翼地将刀刃对准了被子底下他的身子。

只要我用力，他便会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
我握着这匕首，直到手心捂出了汗，都没能下得去手。

我为何会犹豫？杀了容砚，我就能拿银子跑路了。

可他们今日能因为没杀容砚而伤我，明日也能在我杀了容砚之后，把我灭口，左右都是一个死。

犹豫了片刻，我还是将手收了回来。

日子还长，我杀他的日子多了去了，再留他小命几日，待我明天去问问三皇子。

### 三

我与容砚相安无事地睡了一夜，我向来醒得早，直到容砚醒来，离开之后，我才起来。

之后，我收到了三皇子送来的信，让我去三王府。

我不知道那日的刺客是不是他下令派去的，毕竟我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小喽啰。就算三皇子的手下派人将我杀了，先斩后奏，说我没用，他也不会被怪罪下去。

于是我收拾了下，想来想去，又换了身不显眼的衣服，便悄悄去了三王府。

我见到三皇子时，他正在书房里。

「三殿下。」我喊道。

他抬眸看见是我，目光微微一滞，「你来了。」

容奚目光移到了别处，「江稚，本王给了你这么久的时间，为什么容砚到现在还没死？」

我攥了攥手心，死低着头，「殿下，这件事.....急不得啊.....」

「急不得？本王给了你多少时间？」

我咬了咬唇，「殿下，容砚他心思缜密您是知道的，我.....」

容奚冷冷一笑，「本王要听的不是这些，杀不了人，本王拿你有什么用？」

闻言，我沉默了半晌，没忍住开口问道：「那几日前的刺客.....」

「那是本王等得着急了，派人去杀容砚的。」

「可他们为何伤我？」

「这……」他微微一顿，「许是不小心伤错了人。」

我听着这话，心凉得彻底。

那些刺客个个都经过专门的训练，自然不可能会出现伤错了人这种事，他说那人眼瞎我可能会勉强信一信。

所以，那些人伤我，是三皇子默认为，我这条命，在他们眼中，不过是如尘土一般，可有可无。

我抬头看向了容奚，不禁冷笑。

要不是违约金需要五百两，我早就跑路了，随他们慢慢玩。

「那几个伤你的废物，本王明日便派人把他们杀了。」容奚看我不说话，顿了顿，安慰似的开口道：「你想想，早点杀了容砚，你也好早点拿到银子不是？」

我又低下了头，心冷得厉害，面无表情地应道：「是。」

……

我很快便回了宫，但也已是快中午了，又装作刚醒来的样子，换了身衣裳。

听婢女告诉我容砚上朝还未回来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

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，我跟一只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方向。

这活儿我已经不想干了，说不准我杀了容砚，他们第二日便会派人来将我灭口。

可我去哪儿筹五百两银子？

我正想得出神时，婢女端着一碗不知什么东西走了进来，说道：「侧妃娘娘，这是太子殿下命人做的南瓜粥。」

她将粥放到我面前，脸上挂着笑容，「各院的姑娘都有。」

各院的姑娘都有？

听见她说容砚给他纳的妾也送了粥，我才放心地喝了这粥。

从三皇子那儿回来之后，我忽然有些庆幸，昨晚没对容砚动手。

不论他喜不喜欢我，待我总归都比上头的人好。

杀人行不通，直接跑路吧，我也不想过一辈子被人追杀的日子，这么说，便只有给违约金最为合适。

五百两，谁能借给我？

就在这时，紧闭的房门忽然被推开了，我抬头看去，是刚下朝的容砚。

我眼看着他，愣了愣。

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我可以找容砚啊！

容砚最不缺的就是银子，我服侍他这么多天，他要真有点良心，借我亿点银子应该问题不大吧？

「你看着本宫，发什么愣？」容砚说完，忽然一笑，「怎么，几个时辰不见，想本宫了？」

「.....」还是你最骚。

房里的婢女忽然都退了出去。

我还是清了清嗓，问道：「殿下.....你能不能.....借我些银子啊？」

「要多少？」

「五百两。」

容砚听完，扯了扯唇角，「要这么多，不会是背着本宫，在外面养了小白脸吧？」

我赶忙否认，「妾身不敢。」

我能养得起小白脸，还会在这憋屈地刺客？

他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一眼，「所以，小菊花，你要银子来做什么？」



「妾身家里出了点事.....急需一大笔银子。」

我啪一下就跪了下去，很快啊！

「求殿下念在妾身服侍您这么久的份上，就借给妾身吧。」

「家里出事啊.....」容砚微微挑了下眉，「这银子本宫看你也还不起，白白借给你，本宫岂不亏了？」

「那.....那殿下你的意思是？」

「好好服侍本宫，兴许本宫一高兴，就给你了。」容砚缓缓俯下身子，垂眸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「就现在。」

我冷不丁咽了咽唾沫。

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他。

容砚要我侍寝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，跟上次一样，没必要大费周章啊。

我是想问问他的，又怕我这一问，他改口不干了。

我自然是不愿的，但如今我除了答应，也没别的办法，我若一直留在这，也早晚有这一天，而且稍有不慎便会小命不保。

我真难。

「小菊花怎么不说话？」

小菊花？？？

我看着他的脸，总觉得他是在坑我，抿了抿唇，应道：「你没骗我？」

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」

我一咬牙，「那好。」

我话音落下的一刹，好像看到容砚弯了弯唇角，不过只有很短的一瞬。

紧接着，我身子一轻，被他一把抱起，往床的那边走去。

容砚将我放在了软榻上，低头看着我，「那就.....」

他尾音微微拉长，「先吻我。」

我活了二十多年，连男人的手都没碰过，吻个锤子。

但我一想到我的银子，和我自由之后的美好生活，一闭眼，一咬牙，便仰头亲了他一下。

容砚扯着唇角，那双极好看的眸中满含笑意，「小菊花，这不叫吻。」

怎么又叫我菊花？

我决定再给他强调一下我的名字，虽然是化名，「殿下，我不叫菊花，我叫翠花，翠绿的翠，花朵的花。」

「本宫就爱叫你菊花。」

「.....」

你娘上坟是不是没带你？因为你离谱了。

我无语了一阵，不想再同他辩论这个问题，又问：「那什么叫吻？」

不懂就问，书上说的。

容砚没说话，低头朝我吻了下来，不紧不慢地撵着我的唇，轻轻撬开了我的牙关。

「唔.....」我不适地蹙了蹙眉，下意识地攥起了手心，才发现手心里全是汗水。

我没干过这档子事，直到我呼吸不过来时，这漫长潮湿的吻才结束。

我忽然有点后悔了，差点以为他是想憋死我。

「这才叫吻，懂了吗？小菊花。」

我咬了咬唇，只觉得丢人，半晌才缓过劲来，「殿.....殿下，这银子.....妾身去找别人借也行。」

「所以，本宫教了半天，是白费力气了？」容砚没有瑶放过我的意思，忽而淡淡一笑，「除了本宫，还有谁会给你这笔银子？」

我仔细一想，的确是这样.....

我紧盯着他的脸，小声问：「.....那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」

容砚没回答我，「本宫现在要验收成果。」

「验什.....嗯.....」

我话音未落，他便吻住了我的唇。

.....

一直到下午，我累得半条命都没了，看着正在慢条斯理穿着衣裳的容砚，咬牙问道：「殿下，我的银子呢？」

他理了理衣裳，「哦，本宫最近没什么银子，分期给你。」

他一国太子，能拿不出五百两？

还分.....分期给我？

我心里虽气，但还是小心翼翼地问道：「多.....多少期？」

「嗯.....」他穿好了衣裳，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好看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，「一月一期，五百期。」

「？」

## 四

我被坑了，还被坑得很惨，但这并不妨碍我晚膳时干了三大碗饭。

真等容砚拿银子给我，我不得等个四五年？

到那时候，我可能坟头草都有个半大的小孩那么高了。

我真惨，实锤了。

用完了晚膳，我在院子里吹了会儿风，混混沌沌的脑袋才清醒了些。

不过我不想见到容砚那厮，身子也不大舒服，早早地便爬上了床。

我累极了，上了床便闭上了眼。

快要睡着时，身子忽然被拥入一个温暖的怀中，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是容砚。

还敢来？

我蹙了蹙眉，伸手推了他一把，却推不动，索性随了他的便，「殿下，妾身这屋子太小，容不下您这尊大佛，您还是去找别人吧。」

容砚低头看着我，语气里满是笑意，「小菊花怎么还生气了？」

我气急了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「因为被骗了。」

容砚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他，但也不恼，「本宫没骗你，你家里若有什么急事，本宫可以暂时多拿些银子给你。」

他不说我倒忘了，我方才扯的是这个幌子。

「多多少？」

「看你表现。」

「.....」我到底在期待什么？

我没再说话，不悦地侧过身子，背对着他。

「你家里出什么事了，小菊花？」容砚颇有耐心地问了这么一句。

我编的，我怎么知道有什么事？

我抿了抿唇，随口编了个跟我这情况差不多的理由，「妾身.....家里有个姐姐，一不小心去了不该去的地方，需要银子把她赎回来。」

他只漫不经心地笑了笑，「既然要五百两，那样貌应该不比小菊花差吧？」

容砚的脑回路总是这么清奇，让我捉摸不透。

老色批，被我抓到了吧？

「是。」我只能承认，「可惜殿下不给银子，赎不回来。」

「人在哪儿？本宫亲自去把你姐姐赎回来。」

我闻言，终于转过身子看他了，赶忙道：「那.....那倒不必，殿下只要把银子给我就行。」

容砚只挑了挑眉，没再追问这事，顿了会儿，才又淡漠道：

「再有几日，诸位皇子要入宫小聚，本宫这宫里没有太子妃，到时候.....可全由小菊花你来安排了。」

是了，太子没有正妃，这些琐事需要拿主意的，只能由我这个侧妃安排。

「父皇不在，只是小聚而已，不必太过伤神。」容砚语气清淡，说完，又笑吟吟地补了一句，「否则本宫会心疼的。」

我抽了抽嘴角，还是规规矩矩地回道：「是。」

他要是真心疼我，我这会儿应该在蹦迪。

「歇吧。」

听他说完，我微微一愣，「殿下.....你不回去吗？」

「哦，本宫要陪小菊花你。」

「.....」

.....

第二日。

大清早我便收到了三皇子的人暗中送来的信。

三皇子命我在几日后的小宴上，动手杀了容砚，那日人多，到时候太子遇刺，一片混乱，便不会有人发现是我动的手。

的确，这小宴恰好由我安排，准备起来也更方便。

我虽不想答应，可我又没有五百两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

我偷偷将信销毁之后，便有婢女来禀报，说容砚那几个小妾要来向我问安。

我觉得挺奇怪的。

一来我不是正妃，二来，她们刚入府的时候不来问安，现在才来，准没好事。

此刻我正为几日后小宴的事发愁。

「姐姐最近身子如何了？」

她刚问完，另外一个便附和道：「是啊姐姐，这天儿变了，姐姐可得多添些衣裳。」
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关心我的话，只有一个人只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。

有一说一，他娶的这几个小妾，长得都挺好看的。

我打了个哈欠，「知道了臭妹妹。」



那边一直不说话的女子忽然抿唇一笑，喊道：「姐姐。」

「嗯？」我将视线投了过去。

「姐姐若忙，三日后的晚宴，我们姐妹几个，可以帮姐姐出谋划策。」

我不大想答应，人多了的话我反倒不好安排。

我刚想拒绝，那位女子就率先开口道：「殿下已经允了。」

罢了，那我做得隐秘些便是。

于是我问道：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尤月。」

.....

后面的几日，我着手准备晚宴。

而容砚的三个小妾，除了那个叫尤月的能帮上些忙，另外两个都是游手好闲混日子的，整日都将自己弄得花枝招展的，盼着容砚能去她们那儿。

往日我没怎么注意，可这几日我的确没见过容砚去看她们。

不过看不看都与我没多大关系。

这几日诸位皇子便会来参加小宴，而我作为太子侧妃，自然会在容砚身边侍奉，所以我的计划便是在其他皇子的茶水中下迷药，皇子晕倒，场上必定大乱，那时我便可趁乱杀了容砚。

.....

是夜。

天有些凉，我安排得差不多了，伸了个懒腰，便准备回屋睡觉了。

我推开门进去，容砚正坐在床上，听见我推门的动静，缓缓朝我看了过来。

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」

我看见他，颇为无奈地抽了抽唇角，低头说道：「妾身要安排几日后的的小宴。」

这厮折腾人真有一套。

他一把将我拉到怀里，皱着眉头，「本宫不是让人去帮你了吗，那几个人都是废物不成？」

我也不是爱告状的，只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「妾身第一次办这些事，要多花些心思，免得丢了殿下的颜面。」

「别累坏了，本宫心疼。」

容砚的话，我已经不知道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了，所以我只当笑话听。

「是。」

我打了个哈欠，便挣脱开他，爬上了床，「殿下，您自便吧，妾身困得不行，先见周公去了。」

我刚躺下，便被他抱进怀里，他低声唤我，「小菊花。」

我合上眼睛，懒懒地应了声，「嗯……」

「你觉得本宫待你好吗？」他忽然问。

我没多想，「好。」

我敢说不好吗？

容砚轻嗤了一声，沉声道：「那本宫有一天要是死了，你会难过吗？」

我听他说完，心尖不知怎么的忽然猛颤了下，顿时睡意全无。

上头的人，跟人沾边的事一点都不干，我是想撂挑子不干了，可上头的人也不会放过我，我别无选择。

容砚要是将那五百两给我，我给了他们，便能远走高飞，他的事与我再无关系。

可他偏没给，如今我两头都是死，又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必须杀他。

「小菊花，说话。」容砚的声音听着很是温柔耐心。

我笑了下，「殿下吉人天相，谁能伤得了殿下？」

「本宫要听的不是这个。」容砚伸手玩着我的头发，「本宫问的是，你会不会难过？」

我噎了一阵，「自.....自然会难过。」

离谱，我哪儿敢说不难过啊？

容砚扬了扬唇角，「嗯，歇吧。」

「哦.....」我应了声。

至于我会不会难过，我不知道。

.....

很快到了小宴的日子。

我早早地起来，诸位皇子也都陆陆续续地来了，三皇子容奚也在，一切进展得都是那么顺利。

此刻我正站在容砚身边，看着婢女将放了迷药的茶水递给诸位皇子，当然，除了三皇子的那杯没有迷药。

我端着茶水，放到了容砚面前，「殿下请用。」

他淡淡应了一声，抿了一口。

等他们晕倒，场上大乱时，我便要动手了。

容砚见我发愣，将茶放下，伸手握了握我的手，「紧张什么？有本宫在，没人敢怪你，不必紧张。」

他的手只要再往上一些，便能摸到我藏在袖中的小匕首。

我冷不丁咽了咽唾沫，觉得自己还是有些运气的。

「是。」

「这茶里有迷药！大家别喝！」

我正想得出神，忽然听见有人大喊了这么一声，我抬头看去，是尤月。

「有.....有迷药？」

「你说什么？这茶里有迷药？」

尤月点了点头，看向了我，扬声道：「这迷药，便是侧妃下的！妾身亲眼所见，不可能有假！」

我愣了愣。

我下药时很谨慎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绝不可能有人看见。

尤月勾唇一笑，「想来，她一定是想趁乱做点什么。」

我抿着唇没说话，转眸看向三皇子时，见他正神色悠然地看着这出戏，半点没有因为计划出了纰漏而担心。

我的心忽然凉到了谷底。

我的计划只有三皇子知道，如今尤月将我大半的计划都说了出来，不可能是巧合。

除了是三皇子告诉她的，我想不到别的原因。

他们喝了迷药，我便会动手，三皇子为何要出卖我？

.....

我被关入了大牢，三皇子亲自下的令，罪名为谋害皇子，按律当斩。

而我身为容砚的侧妃，他却什么也没说，甚至没有看我一眼，许是默认了三皇子的令。

我知道，他大概很失望。

我闭着眼，蜷缩在大牢的墙角。

为什么三皇子要出卖我？

牢中只有一盏很暗的烛灯，安静的四周忽然响起一阵脚步声，最终停在了我的牢房前。

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去，是一身锦袍的三皇子容奚。

「江稚，本王来见你最后一面。」

我的手脚上都套着重重的锁，还是朝他走了过去，走的每一步都很沉。

我绝望地看着他，「.....为什么？」

「本王给了你这么多的时间，你明明有机会杀了容砚。」容奚目光忽然冷了几分，「你的心太软了，本王不需要心软的人。」

「你不是我，又如何知道我那日会心软，不会动手？」

他冷笑，「有第一次心软，就会有第二次心软，本王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赌。」

我咬了咬牙，「你就不怕我把你做的这些事公之于众？」

「这你倒是提醒我了。」他满不在意地瞥了我一眼，淡淡道：「那日刺杀太子的另有其人，与本王可没关系。」

「你觉得他们会信你一个阶下囚的贱婢说的话，还是信本王的话？」

「哦，对了。」容奚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微微勾唇，「你要死了，哪儿还能说话？」

他大笑了几声，转身便走了。

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心中除了恨意，半点装不下其他东西。

容奚刚走，我便被士兵带走了。

他们逼问我是谁让我下的迷药，我告诉他们，是三皇子，可他们却跟没听到一样，手中鞭子的力道越来越重。

我意识到他们是三皇子的人，想听到的自然不是这个，索性咬着牙什么也不说了，直到我渐渐失去了知觉。

.....

我浑浑噩噩地醒来后晕过去，又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墙角里睡着，就这么过了一两日。

想到过几日我就要人头落地，便心如死灰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耳畔忽然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。

「小菊花。」

这个声音，是容砚。

我身子僵了僵，一睁眼，看见的便是容砚那张好看到极致的脸。



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张了张口，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。

「本宫带你回去，嗯？」容砚轻声说完，伸手擦了擦我脸上的血污。

「.....啊？」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

太久没有说话，我的声音有些哑。

「疼吗？」他缓缓蹲下，与我平视，将我手脚上的锁都打开了。

手铐解开，我手腕上的淤血便露了出来。

这是他第二次问我疼吗。

我抿了抿干涩的唇，「殿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」

容砚没回答我，又问了一遍，「疼不疼？」

「疼。」

他伸手拨开我额头上的碎发，「知道疼，还不长点记性。」

我还未回过神来，「什.....什么意思？」

「替三皇子卖命的，都不会有好下场。」

我怔住了，狠狠地怔住了。

替三皇子卖命的.....

容砚都知道了？

「.....你既然知道我是三皇子的人，还救我做什么？」我忽然觉得眼睛有些发酸。

我什么结果都想过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最后来救我的，会是容砚。

他目光在我胸前停留了很短的一瞬，玩笑似的轻笑道：「本宫一手带大的，不能不要。」

「.....」我眼泪就这么憋回去了。

我咬了咬唇，又问：「那你.....你这是要劫狱？」

「笨，本宫已经向父皇说明了，那日的茶水中没有迷药，尤月是三皇子的人，事情败露.....」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「估摸着，现在她已经死了。」

「没有？」我微微一讶，「我亲自下的，怎么会没有？」

尤月死了，我反倒不意外。

三皇子能下令杀我，也能狠下心杀她。

「本宫早就命人换了。」容砚扯着唇角，又问：「还能走吗？」

换了？

我一边想着，一边扶着墙想爬起来。

只是我刚站起来，脚腕一阵酸痛，便又跌了下去。

刚想再爬起来，容砚便弯腰将我抱起了。

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三皇子的人的？」我问他。

「我想想。」他沉吟了片刻，旋即笑道：「哦，你刚入宫我便知道了。」

「？」

我怔了好一会，才回过神来，「你.....你既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杀我？」

容砚脸上没什么表情，「因为我们会成为一路人。」

一路人.....

我知道，他说的路，是杀了三皇子。

我的确恨三皇子，我恨他骗我、出卖我，甚至想杀了我。

这仇，我一定要报。

.....

容砚很快将我带回了宫，找来了太医。

太医说我这小身板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要是寻常女子，早就晕过去了。

上过了药，我便睡了过去。

不过我睡得很不安宁，眼睛刚闭上一会儿，便要睁开来看看，好像只要我一深睡过去，就会有人乘虚而入来杀我。

往常是这样，经历了这些，更是谨慎。

我不能死，我还未报仇。

容砚处理完了公务，便回屋睡在了我身边，自是注意到了，伸手将我搂进怀里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「安心睡，本宫在的。」

我听着他温柔的声音，才沉沉地睡了过去，只觉得空荡的心忽然被什么东西填满了。

这样的声音，我只在那一晚听过。

.....

我修养了几日，早晨醒来的时候，婢女告诉我，那日刺杀太子，也就是伤了我的刺客，已经查出来了，是穆大人派来的人。

穆大人，三皇子的人。

我听了，只觉得讽刺。

容奚还真找了个人替他顶了这罪。

我爬起来，吃了点东西，便一瘸一拐地逛去了容砚那几个小妾的院子。

我去的时候，另外两个小妾都在，只有尤月不见了。

我知道，她真如容砚所说的，被三皇子灭了口。

况且我能被放出来，是因为那茶被容砚换了，里面没有迷药，所以尤月那日的作为，便是诬陷我，皇上也不会放过她。

如今她无端惨死，来了个死无对证，除了我，便没人知道三皇子的计划了。

我忽而觉得自己有点危险，因为我知道的关于三皇子的事太多了。

「姐姐。」我身后忽然响起一道声音。

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去，是容砚的两个小妾在叫我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问。

蓝衣女子说道：「姐姐刚从牢里出来，伤势还未痊愈，还是不要随便走动得好。」

「还有还有！」另一个女子按捺不住，上前说道：「姐姐伤势未愈，怕是服侍不了太子殿下，不然让殿下来妾身房里吧！」

蓝衣女子暗暗瞥了她一眼，转而笑道：「还是来我屋里吧，妹妹这几日感了风寒，怕是服侍不了殿下。」

「来我这儿！」

「我这儿！」

见状，我嘴角忍不住抽了抽。

容砚这厮，艳福不浅啊！

两人争着争着，就要打起来。

打架，我最爱看了。

我正兴致勃勃地看这两人打架，身旁的婢女便将我往后拉了拉。

「侧妃娘娘还是离远些好，免得误伤了您。」

「好好好……」

此刻我正看得入神，敷衍地应了声后，就冲那两人喊道：「会不会打架？抓她头发！」

「掐她啊！笨不笨啊！」我看得着急，恨不得自己冲上去，「打她脸打她脸！」

「你们在干什么？」

我身后冷不丁响起了一道声音，回头看去，是容砚来了。

.....

院子里，两个小妾鼻青脸肿地跪在容砚面前，而容砚想着我伤势未愈，便许我只站在她俩身边，不用跪。

我低着头。

容砚没看这两人，只淡漠地低头喝了一口茶，便对这两人说道：「你们俩为什么打起来了？」

我清了清嗓，没敢说话。

那两人磕磕巴巴的，也没说出话来，只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。

这事确实不大好开口。

我头更低了。

是了，我好歹也是个侧妃，看见她俩打架，不劝也就算了，还在旁边喊加油，确实太不是人了。

想想容砚生气也是应该的，他的这两个小妾原本都是貌美如花，如今却被揍得鼻青脸肿的，谁下得去口？

这么想着，我赶忙道：「殿下，你.....你别生气啊。」

「不然，妾身再给你纳两个貌美的小妾！」

容砚没说话，但也没看我。

还不够啊？

我又道：「那.....那四个！」

容砚还是没说话。

四个都不够？

我看着他，眼神中多了几许无奈，「殿下，不是我不给你纳，你这身体.....怕是吃不消啊。」

况且这貌美的小妾也不好找。

容砚轻嗤了下，转头对那两人说道：「退下吧，本宫都知道了。」

两人没说话，默默退了出去。

容砚终于抬眸瞧了我一眼，也不恼，扯着唇角，「别人家的妻子，都知道争风吃醋，你倒好，巴不得给本宫多纳些妾。」

争风吃醋？我能吃什么醋？

「妾身不敢。」



他这意思，好像是说我是他的妻子，但我清楚，这层关系中，只有利益。

容砚起身，伸手将我轻轻拉进怀里，「不敢？」

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不过我知道的，他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他。

这么想着，我默了默，没回答他的话，而是开口道：「殿下，等事办完，你就给我一封休书吧，我想离开。」

我说完，转头看了他一眼，生怕他一生气，我就人头落地了。

容砚自然知道我说的是三皇子的事。

他没答应，但也没拒绝，淡笑着应道：「为何不留在宫里？本宫对你不好？」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「妾身就实话实说了吧，我也老大不小了，出去之后赚点银子，也该好好找个人嫁了。」

容砚神色有了一丝细微的变化，「那个人怎么就不能是本宫？」

我能感觉到，他好像不怎么希望我走。

听了他这话，我先是愣了一瞬，转而笑道：「殿下总不会喜欢我吧？」

「为何不会？」

他语气很是轻松，还带着些笑意，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

容砚看我半晌不说话，话锋一转，「不如等事情结束之后，你再决定要不要走，如何？」

我真没想到容砚会松口放我走，虽然我知道我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

「不反悔？」

「嗯。」

我举起手，「拉钩！」

容砚看着我举起的手，愣了愣，蓦地笑出了声，「真幼稚。」

他说完，便也举起了手。

.....

几日后，

我伤又好了一些，早晨我醒来的时候，容砚忽然找来了些人，说是宫中的一些事务要交给我打理，他们是来教我的。

我寻思着，我一个侧妃怎么还有这么多事。

容砚不会是想着我要走，想办法压榨我吧？真是一点亏也不肯吃。

哎，可怜的打工人。

来的女官冲我一笑，「咱们先从最简单的学起吧。」

我有些不解，「我为何要学这些？」

「这些事本该由太子妃打理，不过殿下没有太子妃，这担子，自然落在了您身上。」

「.....」什么时候容砚才能娶正妃。

.....

我学了一整日，弄得我头都快炸了，于是晚膳还没用，便早早地爬上了床，一连好几日都是这样。

容砚每晚都会来，我向来睡得轻，稍微有些动静便会发觉，不过我实在懒得搭理他。

又是一日，我刚睡下去，容砚便朝我黏了过来，还顺便将我搂进怀里。

「小菊花，这几日学得如何？」

「努力中。」我打了个哈欠，满是无奈地回了他一句，又问：「殿下忙完了？」

他偶尔会帮皇帝处理些事情，常常在书房里一坐就是几个时辰。

「那些事自然没有本宫养的小菊花重要。」容砚说完，又问：「累着了？」

「还不都是拜殿下所赐。」我懒洋洋地说完，又问：「殿下什么时候娶个太子妃啊？」

「本宫是物色到了合适的，不过她好像不大乐意。」

「殿下是太子，况且做太子妃，风光无限，她除非是脑子有坑才会不乐意。」

我自然知道容砚口中的人不会是我才敢说这话。

我一来没什么背景，帮不了他什么，二来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，让我做太子妃，一定是他亏，所以以容砚那不肯吃亏的性子，不会娶我做正妃。

容砚低头一笑，「脑子.....有坑？」

「是啊是啊。」我点头，「殿下物色的那人是谁啊？妾身帮你问问她是不是有十年脑血栓。」

帮容砚娶个太子妃这事，我还挺积极的。

毕竟有了太子妃，我就能清闲不少不是？

别的不说，就容砚的样貌，在这京城中，他做第二，没人敢做第一，那姑娘怎么就这么想不开？

他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些无奈，「不必了，本宫另想别的法子吧。」

## 五

之后我清闲地养了几日伤，偶尔忙忙宫中的事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

皇帝很看重子女之间的情分，几乎隔个不久便会叫诸位皇子公主入宫。

容砚身为太子，自然是要去的，又顺便带上了我，美其名曰：其他皇子都带着妻儿，他也要带。

想着不过是陪他走个过场而已，我便答应了。

不过我觉得挺奇怪的，因为这半月以来，三皇子既没有派人杀我，也没有其他动静。

按理说，他想杀我直接派人来就可以，像上次一样，虽然他的人打不过我，可总不至于这么久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吧？

我知道三皇子不可能放过我的。

忽然我手被捏了捏，下意识地低头看去，才发现自己的手正被另一双手握着，是容砚的。

「小菊花，在想什么？」容砚问。

我回过神来，便赶忙将手抽了出来。

他笑吟吟地看着我，「害羞什么？」

「.....」就你脸皮厚。

我抿了下唇，告诉自己不过是走个过场，便抬手抓住了他的袖口，轻轻拽着，「我才没害羞。」

容砚笑了笑，没说什么，便带着我进去了。

我们进到大殿的时候，三皇子已经在，看见我走进来，他目光里多了几分冷意。

我淡漠地移开了视线，便坐下了。

皇帝拿起酒杯，大笑了几声，「都是一家人，随意些便是！」

说罢，几个皇子便举起了酒杯。

等喝完，我才发现容砚拿的不是酒。

我见容砚坐下，忍不住小声问了句，「殿下，为何他们喝的是酒，你喝的.....却是茶啊？」

容砚看了我一眼，忽然一笑，「怎么，小菊花关心本宫？」

「.....」

到最后容砚也没告诉我为什么，我也懒得深问。

这时，我身后走来一个婢女，手里拿着一壶热茶，停在了我身侧，要给我倒茶。

我侧开了些，她弯下腰，往我面前的茶杯里倒茶。

我抬眸刚想看看别处，腿上忽然一阵刺痛，低头看去，是婢女将茶弄洒了。

她见状，赶忙跪了下去，「太子恕罪，侧妃娘娘恕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……」

这茶是刚烧开没多久的，滚烫的茶水洒在我腿上，疼得我顿时便蹙起眉头。

隔着些衣料，况且大大小小的伤我都受过，所以我也只是皱皱眉头，没说什么。

「烫着哪儿了？」

身侧传来容砚的声音，我转头看去时，见他亦是紧蹙着眉头。

我忍着疼动了下腿，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便冲他摆了摆手，「不疼的，我都习惯了。」

容砚没说话，起身便要将我抱起，只是还没伸手，就被皇帝忽然叫了一声。

「太子，此事你怎么看？」

容砚准备伸出的手不得已又收了回去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，便看向了皇帝。

「没事，我去换一件就行了。」我见状，轻轻说了这么一句，便悄悄出了大殿。

.....

只是我刚出偏殿没走几步，便被叫住了。

「江稚。」

我回头看去，是三皇子的一个亲近的手下，李符。

我停下了步子，定定地看着他，「李符？」

李符紧攥着拳头，「江稚，好一个阳奉阴违，三皇子命你杀了太子，如今你却与太子狼狈为奸！」

我先是一愣，随即轻蔑一笑。

原来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。

这是在宫里，这么多侍卫守着，我不怕他对我动手。

「狼狈为奸？是他对我不仁在先。」我扯着唇角，笑得挺随意的，「还有，我跟三皇子早已恩断义绝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」

念着点旧情，我对他说话的语气还不算太冷。



他磨了磨牙，「那违约金呢？！」

提到这个，我眸色暗了暗，「我会尽快给你。」

李符许是也念着些旧情，虽是咬牙切齿，但也没说什么狠话，「这次我便放过你，下次再遇见，我绝不手下留情。」

他说完，便转身快步走了，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中。

「小菊花。」身后忽然响起一道声音，我蓦地回过神来。

我转头看去，是容砚。

他高大的身子立在我面前，天太黑，我不大能看清他的脸色。

想来刚刚我跟李符的话，他都听到了。

一时间，我也不知该跟他说点什么。

「那个.....殿下.....你怎么出来了？」

「我跟父皇说了，父皇许我们先回宫。」容砚一边说着，一边朝我走来，走到我身侧时，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腿，「上来，我背你。」

「不必了殿下。」我摆了摆手，「不疼的，真的。」

被烫到的那处的确不是很疼了，现在反而麻麻的。

容砚轻笑着看了我一眼，「怎么，要本宫抱你回去？」

「.....」我不是那么矫情的人啊。

「殿下，真的是小伤，不用.....」

「上来。」

我拗不过他，磨磨蹭蹭地走上前去了。

容砚一把将我背起，他坚实的后背紧贴着我的身子，一片暖意。

我低头看着地上我跟他的影子，微凉的夜里，气氛静谧又安宁。

想到刚才的事，我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商量似的说道：「殿下，不然那五百两，你先给我怎么样？」

容砚没回答我，转而问道：「你要拿去给他们？」

我犹豫了下，还是点头，「不给他们，他们派人来杀我怎么办？像上次一样。」

我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，「我.....我死了倒是不要紧，他们伤了殿下你，就不好了。」

容砚淡漠的声音中含着些笑意，「你真以为，你给了银子，他们就不会来了？」

我一噎。

是啊，银子不过是个幌子，他们真想杀我的话，哪儿还在乎什么银子？

「留着银子，养孩子。」容砚忽然开口说道。

「养孩子？」我细细一想，「啧」了声，「我现在连夫君都没有，哪儿来的孩子。」

「本宫不是你夫君？」

「那是名义上的。」我皱着眉头一脸认真地想了想，「况且，夫妻之间会做的事，我们也没做过。」

容砚耐心地答着我的话，挑眉道：「比如？」

「比如，一起上街，一起出游……」我细细跟他数了几样。

不过这些我也只是想想而已，因为这样的日子，我不敢奢望。

容砚听我说完，轻应了一声，「知道了。」

他说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

我懒得细问，又道：「所以，殿下，银子您到底给不给？」

「不给。」他说完，又忽然唤了我一声，「小菊花。」

容砚蓦地叫我，我下意识地抬起头，「嗯？」

「本宫会护好你的。」

我被他背在身后，看不见他的脸色，只是听着他认真的声音，眸光恍惚了下。

我抿了下唇，唇角牵起一抹笑来，「殿下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。」

容砚只笑了下，没说什么。

.....

容砚背着我，一路回了宫，又找来了伤药。

「过来，上药。」容砚拿着药膏，轻声道。

我被烫到的那处在大腿上，搞得我有些难为情。

想了半天才磕磕巴巴地说道：「.....不用了殿下，妾身自己来就可以。」

我说完，便要伸手去拿药膏。

容砚没给我，也没说话，看样子也没有半分要让步的意思。

「听话。」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犹豫了几秒，才磨磨蹭蹭地拉起衣裙，「还有，殿下，你为什么老叫我小菊花？我叫翠花好不好。」

我发誓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跟容砚说这个。

容砚低头仔细地给我上着药，闷了一会儿，抿了下唇，才缓缓道：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是在菊花田。」

我愣了愣，「菊花田？」

「嗯。」他轻应了声，随之抬眸看了我一眼，「本宫知道你不记得了。」

我没说话。

我知道的有菊花田的地方只有一个，在郊外的东边，很远的地方，我在那儿小住过一段时间。

容砚长舒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「是几年前，我回京途中被三皇子的人追杀，在菊花田，遇到了你，你救了我。」

他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是有些印象。

「就因为这个？」

「嗯。」容砚应了一声，眸中多了几分晦暗不明的情绪，又低下了头，替我上药。

「都这么多年了，殿下还能记住我的样貌……」

铁子你是真牛。

「所以我一入宫你便认出了我，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故意让我在你身边做事？」

「是。」

得到这个答案，我心里不知怎的，隐隐有些奇怪的感觉。

我想了半会儿，又问：「我那晚要是真的动了手会怎么样？」

容砚想起我说的是哪一晚，忽然扯了扯唇角，「那现在也该投胎了。」

「.....」

我似乎一直都在他的计算中，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为我做的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。

「殿下，不然你休了我吧？」这么想着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「我一没胸，二没屁股，你把我留在这，就是多养了个闲人。」

容砚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轻挑了下眉，「不急，会有的。」

「？」

又来。

之后我们俩都没再说话，他为我上好了药，此刻正低头收拾着药瓶。

我垂眸看着他认真的眉眼，心里生出几分异样的情绪来。

我长这么大，受再重的伤，也是自己一个人熬着。

「殿下，你不会真喜欢我吧？」

这是我第二次问他这句话。

## 六

容砚缓缓抬眸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，才不急不缓地说道：「是本宫表现得还不够明显？」

我看着他那张好看的脸，愣了愣。

可他这宫里，也有别的女子在，比如后院穿绿衣服和粉衣服的两个花蝴蝶，他的小妾。

对上容砚的视线，我笑了下，「.....殿下的心真大。」

喜欢的可真不少。

不过我是不大相信他的这话的。

容砚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似是知道我在想什么，「小菊花，本宫只喜欢你。」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脱去了外衫，躺在了我身边。

我听着他的语气，不像是说笑的。

「那后院那两个人呢？」我问。

容砚侧着身子看着我，葱白的指尖把玩着我的头发，「你什么时候见本宫去过他们房中？」

他好像很喜欢拨弄我的头发。

我又是一噎。

是了，我入宫这么久，从未见容砚去过她们那儿，甚至连话都没说过几句。

容砚转头看向了我，见我不说话，语气里多了几分慵懒，「歇吧，明日本宫带你出去逛逛，嗯？」

带我出去逛逛？

我只当他是哄我玩的，毕竟他一国太子，哪儿有这么多时间？

这么想着，我点头低应了一声，「好.....」

.....

第二天，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容砚已经不在。

我没有睡懒觉的习惯，早早地就爬了起来。

此刻，婢女正在给我梳洗。

她叹了口气，「唉，姑娘，看来咱们这宫里，马上就会添个太子妃了。」



我打了个哈欠，「嗯？」

「昨日姑娘您出去换衣裳了，不知道这事。」她顿了顿，继续道：「皇上有意将李大人的女儿指给殿下做太子妃，不过昨晚您出去没多久，殿下便跟了出去，所以这两人连话都没说上。」

我微微一愣，「太子妃？」

婢女在我身后小心翼翼地应了声，「.....是。」

听了这话，我心里莫名生出些奇怪的感觉，说不上来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为何。

我抿了下唇，便只淡淡说了句，「嗯。」

.....

傍晚，

今日正好是七夕，用过晚膳后，容砚便应了昨晚的话，说要带我出去逛逛。

容砚从门外走进来，轻声道：「走了，小菊花。」

我抬眸看着他，略有些错愕，没想到他答应的是真的，  
「我.....」

「本宫不喜欢热闹，是怕闷着你。」他走到我面前，低头看着我。

「殿下，我不觉得闷。」

「本宫觉得你觉得闷。」

「.....」搁这绕口令呢？

我不想与他掰扯，还是无奈地答应了，不过是出趟门而已。

然后换了身便服，便出了宫。

.....

晚上到处张灯结彩的，人很多，也很是热闹。

我走在容砚身侧，想到今天是七夕节，转头问了句，「殿下，今日是七夕，我们俩在一起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」

「合适。」街上人很多，容砚只随口回了我一句，便拉住了我的手，「别走丢了。」

我刚想松开他的手，迎面便走来一个女子，冲容砚微微一笑，低声喊道：「殿下。」

她走到我面前时，目光似乎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紧接着就垂下了眼，含笑问道，「能在这儿遇到殿下，真巧，殿下可认得我？」

许是怕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知道我们的身份，她说话的声音并不大。

容砚目光凉了几分，「不认得。」

这女子脸上的笑容一僵，顿时有些不知所措，但还是说道：  
「殿下，我是李芙，李大人的小女儿。」

我看着她脸上的笑，不太自然地移开了视线，也没说话。

想来，早晨婢女说的李大人的女儿，就是她了吧？容砚未来的太子妃。

「嗯。」容砚脸上没什么表情，轻应了声。

李芙抬眸，小声问道：「殿下，芙儿能同与你们同行吗？」

「问她。」容砚挑眉看向了李芙，跟抛皮球似的，把问题抛给了我。

我先是一愣，随即点了点头，「……自然可以。」

人家是大小姐，又是容砚未来的太子妃，我惹不起。

我还未回过神来，容砚说完便拉着我的手转身离开了，不过脸色瞧着不怎么好看。

身后的李芙也赶忙跟了上来。

我想不通他有什么不乐意的。

「小菊花。」容砚忽然叫了我一声。

我回过神来，转头看他，「啊？」

容砚神色微变了些，没那么冷了，又看向不远处的小摊，「那边有画糖人的，要不要尝尝？」

「不用.....」不等我拒绝，容砚已经将我拉了过去。

一炷香后，我手里多了个金灿灿的糖人，身旁的李芙手里也有一个。

不过不一样的是，我手里的糖人是容砚买的，她的是自己买的。

我拿着糖人，放到容砚面前轻晃了晃，「殿下，你不要吗？」

容砚淡道：「本宫不爱吃糖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我没多想，一只手拿着糖人，另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又被他牵上了，还是甩不开的那种。

晚风一阵阵地迎面吹来，吹不散的，是他手心的暖意，直达心底的暖意。

李芙依然默不作声地跟在我们身后。

容砚示意我看那边的人群，「那边人多，去看看。」

「？」不是说不喜欢热闹吗？

我尝了一口糖人，刚要过去，那边围在一起正热闹的地方忽然传来一阵尖叫声。

下一刻，几个黑衣人从天而降，手里拿着剑，恶狠狠地盯着我们，吓得周围的人都四散而逃了。

这群人很明显是冲我们来的，而且他们的衣裳我认得。

是三皇子的人。

来得正好！

我目光冷了几分，眼底寒霜渐凝，将手中的糖人递给了容砚，「拿着东西自己找个地方躲好。」

容砚微微弯了下唇角，没说什么，兀自走到了一边。

我眼看着他们朝我们冲过来，下一刻，便一个箭步迎了上去。

一个黑衣人拿着剑朝我刺了过来，我侧过身子躲开了，他回头就要朝我刺来，速度极快！

我目光一凝，弯腰躲过他的一击，一脚踢在他腹部，他狠狠踉跄几步，身后的人也不敢再朝我们冲来。

「姐姐，你也太帅了！」

身后忽然有人大喊了一声，我下意识地回头看去，是李芙在冲我喊。

我回过神来，刚要迎上去，侍卫便很快将那些没来得及跑的人抓住了。

我踢翻冲过来的人，松了一口气，刚转过身子，一直站在一旁的李芙便跑了过来，一双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「姐姐，你刚刚也太帅了！」

我还没说什么，身旁便蓦地响起了容砚的声音，「可有受伤？」

这些人还伤不了我。

于是我摇了摇头，「没有。」

李芙又朝我凑了几分，差点没把容砚挤走，「姐姐.....能不能给个姬会？」

「？」我愣住了。

莫名被挤开的容砚不爽地皱了皱眉，将我一把拉进了怀里，跟护着个什么似的，「先回宫。」

我看着那些被抓起来的人，还是点了点头，「好。」

容砚紧接着便带着我离开了，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无奈，一边走着，一边将手里只剩一半的糖人递给了我，好看的眉头轻蹙，「小菊花，以后离李芙远些。」

我拿着只剩一半的糖人，有些不解，「嗯？为何？」

李芙早晚都要入宫，容砚怎么叫我离人家远些？

「本宫不想看见她跟你待在一起。」

## 七

第二天，容砚的侍卫告诉我，昨日抓到的那几个三皇子的人都自尽了，没让我们得到半点消息。

如今我只想要三皇子身败名裂，偏又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。

下午的时候，几个婢女匆匆忙忙跑来找我。

「姑娘，李家那小姐李芙来了，指明要找您，这可怎么办？」  
婢女焦急地看着我。

我没抬眸，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倒了杯茶，「什么怎么办？」

「您可是殿下身边最受宠的，那李家小姐是皇上钦点的太子妃，今日入宫，定是要来给您个下马威！」

可我不会跟她争宠，我只想当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小透明。

我喝了口茶，淡漠道：「她要什么就给她吧。」

反正这宫里的东西，都是容砚的，给他的太子妃，也没什么不对。

我茶杯还未放下，门外便传来一道响亮的喊声，「姐姐！」

下一刻，我屋子的房门便被推开了，李芙笑吟吟地看着我，  
「姐姐，我来找你了！」

我一愣，身旁的婢女也是一愣。

怎么跟想象中的画面不太一样？

李芙见我发愣，走上前来，「姐姐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们昨日刚见过的！」

「记.....记得的。」我清了清嗓，继续道：「那个.....殿下这会儿在书房，不在我这儿.....」

李芙闻言，皱了下眉，「芙儿是来找姐姐你的！芙儿喜欢姐姐你。」

「找我？」

我先是一愣，随即抿唇一笑，「.....好。」

李芙将那张小脸凑了过来，眨巴着大眼睛，软兮兮地说道：  
「姐姐，我不会武功，你能教教我吗？」

我没犹豫，答应了，「好啊。」

.....

院子里，



下人原本找来的是铁剑，不过这小姑娘没有什么武功底子，剑都拿不太稳，无奈，便换成了木剑。

她兴高采烈地拿着木剑，「姐姐，这剑怎么拿啊？」

我走上前，将剑摆好，让她稳稳握住，「这样。」

李芙拿着剑在我面前比划了一番，笑道：「姐姐，你教我些简单的招式吧！」

「好。」我轻应了一声，便要拿起另一把木剑，给她演示一遍。

不过我还未伸手过去，她便走到了我面前来，「姐姐，你这样我也看不明白。」

我眨巴了下眼，「那.....那要怎么办？」

李芙想了几秒，忽然笑道：「不如，你手把手教我吧？」

我微微一怔，还是点头，「.....好吧。」

不过这东西毕竟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，况且她还只是个剑都拿不起的弱女子。

我走上前，从她身后握住了她拿着剑的手，挥了个简单的招式。

她转过身，兴奋雀跃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「好厉害！」

不过是些简单的招式罢了。

「姐姐，你再教我一遍吧！」

「好。」我轻轻一笑，便要上前去。

我手刚抬起，手腕便被一双手蓦地拉住了，那人轻轻一拽，便将我拽进了他怀里。

我还未站稳，头顶便响起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「小菊花，你在干什么？」

是容砚。

我能干什么？

容砚总不能以为我欺负了他这未来的太子妃吧？

李芙瞧着脸色不大好，小声喊了句，「……殿下。」

不对啊，容砚来了，她不是该高兴吗？

容砚看见她，皱了皱眉，「来人，即刻送李小姐回府。」

李芙委屈巴巴地看了我一眼，似乎不想回去。

但挣扎无果，李芙最终还是被送了回去。

我正望着渐渐远去的李芙，耳畔忽然响起一道低低的声音，  
「小菊花，以后离她远些，本宫见不得你与别人亲近，女人也

不行。」

下一刻，我微凉的手便被他握住了。

他嗓音低沉，弄得我整个耳廓都酥了起来。

我稳了稳心绪，抬眸看他，「殿下，那不是你未来的太子妃吗？」

合着我跟他未来太子妃搞好关系，他还不乐意了？

容砚滞了一瞬，似乎没想到我会知道这事，转地问道：「她做太子妃，是你想的？」

容砚忽然问我这一句，反倒让我愣了愣。

我沉默了几秒，也不知为何，心里忽然酸酸的，但还是说道：「全凭殿下做主。」

他娶太子妃，我一个侧妃能说什么。

李芙是世家小姐，能帮他许多，而我什么也帮不了他。

容砚握着我手的手忽然松开了，他手心的温度刹那散去，连着我的心也空了一下。

「好。」他这一字说得很轻，却像一双扼住我脖子的手，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我为何会这样？

容砚转身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罢了，走了也好，我知道跟他早晚会有这一天，等处理完三皇子，我们便分道扬镳，再无干系了。

三皇子的事，我已经不想再等下去了。

从前多少有些牵挂，我还想求个更稳妥的法子，可如今容砚也走了，那我便赌一把。

.....

很快到了晚上，我换上夜行衣，便准备去潜入三王府。

只是我正准备推开门，一直紧闭着的房门便被打开了。

我身子一僵。

不对啊，我支开了附近的侍卫和婢女，不该有人会来啊。

那人没说话，夜里只有微弱的月光照亮，我看清了他的脸。

是容砚的脸。

他原本白皙的脸庞染上了一丝绯红，有些迷离的目光紧盯着我的脸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定定地看着我。

想到此刻我穿的是夜行衣，我赶忙低下了头。

容砚手撑在半开的门上，忽然伸手捏住了我的下巴，迫使我抬头看他，唇角绽出一抹笑来，低声问道，「小菊花，要去哪儿？」

漆黑的夜里，他的声音显得尤为勾人。

我忙不迭指了指外面，「殿下，今日月色正好，妾身.....出去瞧瞧月色。」

我还以为容砚不会再来见我。

此刻的我，心情有些许复杂。

他指腹摩挲着我的下巴，眸中满是说不清的情欲，「不许去。」

他说完，空气里多了些酒的味道。

我知道，他好像喝多了。

这么想着，我问：「殿下，你喝多了？」

「本宫没喝酒。」

「.....」难不成是我喝的？

容砚不知什么时候将门关上了，拉着我慢慢悠悠地往里走。

我是越发看不懂他想做什么了。

我一脸无奈地跟在他身后，「殿下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」

容砚将我按到了床上坐着，忽然俯下身子来。

我望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忍不住咽了咽唾沫。

「小菊花，你觉得本宫长得怎么样？」

他忽然问这句，让我懵逼了一阵。

容砚什么时候会问这种问题了？

我扯了扯唇角，笑道：「殿下是妾身见过最好看的男子。」

「哪里好看？」容砚又问。

我将他的脸仔细打量了一遍，视线最终落在了他那双微红的眼睛上，「眼睛，眼睛好看。」

「本宫听人说眼睛好看的人，日后孩子的眼睛也好看。」容砚故意顿了顿，绝美的脸又朝我凑近了几分，嗓音低哑，「小菊花，你要不要试试？」

「殿下，你不会是要我当你儿子吧？」我眨巴了下眼，仔细想了想他这话，紧接着便一脸匪夷地看了他一眼，「殿下，不带你这样报复人的。」

「蠢不蠢？」容砚眉头微皱了下，「本宫说的是我们的孩子。」

我愣了半晌，还没回过神来，「.....我们？」

「嗯。」他应了声。

真生了孩子，我走个捶捶。

「殿下，我们不是说好了，解决完三皇子就分道扬镳吗？」

「本宫后悔了。」他说完，低头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，便慢条斯理地脱去了外衫，「小菊花，留下来，嗯？」

「可三皇子.....」

他一双温热的手停在了我的腰间，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玩着我的头发，「三皇子那边本宫会安排。」

「那.....那我能帮上什么忙？」

容砚俯下身子，低头在我唇上轻咬了下，「生个孩子，到时候打起来，有人帮忙。」

他说完，轻轻一笑，「本宫就当你答应了。」

「？？？」

不等我反应过来，他便已经低头吻住了我的唇。

我望着他沉邃的双眸，耳畔他的声音便又低幽幽地响了起来。

「江稚。」容砚唤我的名字，「本宫再问你一遍，你对本宫，当真没有半分喜欢？」

他第一次唤我的名字，我原来的名字。

「本宫娶多少女人，你也不会有半分难过？」

我哑然，微微侧开了头。

「说话。」容砚加重了语气。

他看着我，定定地看着我，似乎想要个答案。

我抿了抿唇，噎了好一会儿才磕磕巴巴地说道：「大.....大概会吧。」

说不难过，自然是假的，我只是觉得，站在他身边的女人，应该比我更好。

容砚愣了一瞬，唇角忽然勾起一抹很浅的笑弧来，吐出一句我不大听得明白的话，「这就够了。」

「什么够了？」

他轻轻摇了摇头，忽然低下身子朝我凑了过来，「做本宫的太子妃，如何？」

我闻言，愣住了。



我知道让李芙做太子妃是皇上的意思，虽然还没有下旨，可容砚不可能忤逆皇上的意思，所以他这番话，我是不大相信的。

砚子，宫里水太深，你把握不住。

.....

翌日我早晨醒来的时候，容砚已经不在了，后来听下人说，他被皇上叫入宫了。

昨晚发生的一切，仿佛是梦一般。

下午的时候，李芙进了宫，便直奔我来了。

「姐姐，真的不能给个姬会吗？」

「.....」我沉默了一阵。

李芙看我不说话，怏怏地撇了撇嘴，「罢了，能与姐姐做姐妹也是极好的。」

我跟李芙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一下午，才得知她其实并不想做太子妃，七夕那日想同我们一起，也是她父亲让她去的。

晚些时候，几个太监轻车熟路地走了进来，扬声叫了我的名字，让我接旨。

我懵逼地抬头看着那几人，咽了咽唾沫，还是老实地跪了下去，其他人也跟着跪下。

我将头低下，手心不由得攥了起来。

我寻思我也没杀人放火啊，不会是要让我牢底坐穿吧？

老太监读完圣旨的那一瞬，我还未回过神来，直到李芙悄悄扯了扯我的衣角。

「姐姐，快接旨啊！」她语气里满是掩盖不住的笑意。

我回过神来，点了点头，接下了旨，此刻我脑海里只有四个字：容砚牛逼！

## 八

容砚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接近傍晚了，外面下了些小雨。

此刻我正有些郁闷地撑着伞站在小池边发愁。

我眼看着容砚朝我走来，撑着伞快步朝他走了过去。

雨虽不大，却足够打湿衣裳了，刮着微风的细雨中，他的身影显得格外清冷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，下意识地将伞朝他挪了过去，开口道：「……殿下，我有事要问你。」

容砚不急不缓地伸手将我的伞夺过，轻应了一声，随即问道：「圣旨的事？」

我抽了抽嘴角，把嗓子里那句「牛逼」给咽了下去，「殿下，你到底是怎么说服皇上的？」

虽然皇上没下旨册封李芙，但能让皇上回心转意，估摸着他也费了不少工夫。

「倒也没什么。」容砚垂眸看了我一眼，唇角牵出一抹笑来，白皙的手握着伞柄，拉着我往回走，「不过是答应了父皇一件事。」

容砚顿了顿，不等我开口，又继续说道：「这件事还需你多多配合。」

「我配合？」我多问了一遍。

容砚点头，「嗯。」

闻言，我迟疑道：「那.....是什么事？」

他忽然一笑，「本宫答应了父皇，要三年抱俩。」

「？」我差点没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

三年抱俩？

亲，这边建议多找几个姐妹分担压力。

我摇了摇头，连连摆手，「那这太子妃我不当了。」

容砚挑了挑眉，不以为意看了我一眼，「怎么，小菊花，你想抗旨？」

「.....」你好像有那个大病。

.....

我们很快便回了房，外面的雨也渐渐大了起来，豆大的雨滴落下，溅了一地。

房里放着他平日里爱看的书，他随手拿了一本，我也挑了一本感兴趣的。

「你喜欢这个？」

我刚要抱着我挑的剑法秘籍离开，容砚忽然说了这么一句。

我步子停了下来，「嗯？」

他摇了摇头，那眼神中浮出几许无奈，倒也没再说什么。

我也没再说话，抱着本书走到他不远处的桌旁坐下，便翻开了第一页。

之后我们俩都没再说话。

书看了快一半，我觉得有些口渴，抬头看向容砚时，他依然微低着头，目光专注地盯着书卷。

四周只有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不断传来，偶尔有一阵翻书的声音，屋里的气氛显得十分静谧。

这样的日子，是我不敢奢望的，我紧盯着他的脸，脑海里全是他昨晚在我耳边软言细语。

我咽了下唾沫，心跳不自觉地快了起来。

我不知道这样的感觉叫不叫喜欢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。

不过我觉得大概是的，我也喜欢他。

细细一想，在这世上唯一对我好的，也只有他了，我知道没有人应该对我这么好，所以我也想对他好，只是我不知道，该做什么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容砚许是察觉到我看了他许久，抬头看了过来。

我摇了摇头，想说点什么，嗓子却有些发干，便不得不把话咽回去了。

容砚似是察觉到了什么，将书放下，朝我走了过来，扬了扬唇角，「这么快就想本宫了？」

「……」乌鸡鲛鱼。

见我不说话，容砚耐心地又问了一句，「在想什么？」

我思索了几秒，抬起头来，「殿下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」

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」容砚默了几秒，微微垂眸，唇角依然挂着淡淡的笑。

我看着他的眼睛时，他也在看着我，眸中满是期待。

「嗯？」他从嗓子里发出闷闷的一声。

「就是单纯地想报答报答殿下你。」我老实巴交地说完，又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皱了皱眉，「殿下，你不会是要我以身相许吧？」

「那倒没有。」

我听完，松了一口气。

「你已经是本宫的人了，这样本宫岂不是亏了？」他站起身子，想了想，「等本宫想到再告诉你。」

「.....」

这样美好安稳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册封那天。

.....

那是一月后。

做完繁琐的礼节，已经是晚上了。

今晚的月色很美，我穿着一身红色喜服，容砚亦是一身红色喜服。

我真成了太子妃，他明媒正娶的，皇上亲自下旨册封的太子妃。

容砚掀起我的盖头，烛火下，他的脸好看到了极致，他低声唤我，「小菊花。」

这名字挺难听的，不过我都习惯了，还是应了声，「嗯？」

容砚目光仔细的描绘着我的眉眼，「你今日很美。」

他说完便要朝我凑过来。

只是他还没凑过来，我胃里忽然一阵翻涌，侧开头干呕了几声。

容砚见状，蹙了蹙眉，下意识地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，「怎么了？」

等我缓过劲来，我才摇了摇头，「没事。」

我刚说完话，便又想吐了。

容砚目光微变，一边轻拍着我的后背，一边扬声道：「来人，去请太医来。」

太医很快就赶了过来，替我把了脉，尽管我跟容砚说了我没什么大事。

容砚低声问，「怎么样了？」

我眼看着太医瞳孔微微放大，紧接着便起身又跪了下去，「回殿下，太子妃这是喜脉啊！」

他话音落下，周围的气氛忽然僵住了。

容砚难得愣了愣，「你再说一遍？」

「你再说一遍？」

我们俩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。

「回殿下，回太子妃，太子妃您这是有喜了！」

我看容砚的脸色半晌没变化，不免陷入沉思。

他可能.....不太喜欢孩子？

不过正好，带着个拖油瓶的确麻烦。

我抿了抿唇，转头对他说道：「殿下，我懂，不用太勉强，正好妾身也不太喜欢.....」

这时，方才一直没说话的容砚忽然笑了起来，扬声喊道，「好！赏！宫中上下统统有重赏！」

「？？？」赏？这是闹哪出？

这下好了，别说去暗杀三皇子，我就是稍微蹦跶两下都不行。



.....

我有身孕的消息很快变传遍了整个皇宫，短短两月内，东宫的门槛都快被踩烂了，不过都被容砚命人赶出去了。

这期间我也想过偷偷溜出去，不过都被容砚发现了，然后给拎回来。

我寻思他平日里也没这么闲啊。

两月后，又是一个宫宴，似乎是皇帝想见见我，又想一家人好好团聚，便设了这宫宴。

不难看出，皇上一一直很在意一家人之间的情分。

我胃口不太好，只吃了几口便饱了，再加上这殿里有些闷，我便打算出去透透气。

软磨硬泡了半天，容砚才肯放我出去。

我出了大殿，闷闷的脑子才清醒了不少。

刚走没几步，迎面便走来一个男子，他死死地盯着我。

我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是三皇子的手下，叫黑蒜。

「江稚，是你。」

我轻应了声，「嗯？」

黑蒜皱着眉头，视线在我肚子上停留了一瞬，语气带着些怒意，「主子不是说让你将太子杀了吗？如今你倒好.....」

不等他说完，我已经轻笑出声，「主子？杀谁？」

「太子啊！」

「太子？」我勾起唇角，「那是我夫君，你在说什么？」

「你.....」黑蒜咬了咬牙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，憋了半晌才说道：「三殿下说，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殿下宅心仁厚，只要你肯好好把握这次机会，三殿下或许还能原谅你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三殿下的人！」

「他的人？」我冷笑，「我从来不是谁的人，从他陷害我，想将我置于死地的那天起，我就与他分道扬镳了。」

事到如今，他还能说出这种话，实在是令我觉得恶心。

我不想跟他费什么口舌，说罢，便转身离去。

.....

日子又快了起来。

这几个月，容砚一直都忙得厉害，似乎是因为边境的事，不过朝堂上的事我向来不太感兴趣，所以具体的我就不大清楚了。

我白天练练剑，偶尔晚上也练，只是生产将近，经常还没开始，就被叫停了，之后得了空，就会去书房找他。

是夜。

我远远地坐在一边，觉得手里的话本子有些无趣，打了个哈欠。

容砚转眸看了过来，轻声问道：「小菊花，困了？」

我老实地点了点头。

他将手里的书微微一合，唇角勾了勾，「本宫抱着你睡。」

容砚也不说话，只是定定地看着我，盯得我直发毛。

我噎了噎，还是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。

刚走过去，容砚就将我拉到怀里抱着，动作很是小心，低声道：「这段日子……三皇子不太安分。」

「怎么了？」我问。

容砚说道：「他这段时间在秘密收买兵马，估计过不了多久，便会有动作。」

我听完，脸色微变，小声问道：「……他要造反？」

容砚只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。

我听着，倒也不意外，毕竟三皇子是个有野心的人，手段狠毒。

容砚将头靠轻轻靠在我肩上，声音里满是疲惫，「这段日子我会回来得晚些。」

「你不会是去哪儿逍遥快活吧？」我眨巴了下眼，赶忙道：  
「带我一个啊。」

「笨，是朝中的事。」他似是被我这话逗笑了，又继续说道：  
「小菊花，我没时间看着你，要照顾好自己。」

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敲在我心头，我点了点头，又道：「我还以为，你会让我少出去窜。」

容砚轻嗤了下，「你若乱跑，那本宫就回来揍你。」

「揍我？」我不以为然地冷哼一声，「你才打不过我。」

容砚只低笑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
.....

临近生产，容砚不让我到处走动，我只能老实待在宫里，但我又闲不住，此刻正坐在院子里磨我的刀。

一直侍奉我的侍女看见了，赶忙走过来，无奈道：「娘娘，别家女子在家不是赏赏花，就是做做刺绣，您倒好，在院子里磨刀！要是被殿下知道了.....」

我听完，抬头冲她一笑，「我这小刀贼快。」

侍女：「.....」

这时，我们外匆匆跑来一个侍卫，喊道：「娘娘，快走！三皇子反了！事发突然，宫里的侍卫大部分都被调去保护皇上了，我们快……」

一阵刀剑碰撞的声音从院外响起，伴随着刀刺入身体的声音。

下一刻，院外射进来一支箭，直直地穿过侍卫的身体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门外就挤进来一群士兵。

领头那人我认得，三皇子的走狗，眼熟的还有黑蒜，此刻正站在他身后。

看来来者不善。

那人轻蔑一笑，「来人，把她给我杀了。」

他话音刚落，一旁的黑蒜便蹙起了眉头，「三殿下说要亲自了结她，怎么，你连三皇子的令都不听？」

「这女人必须得死！」那人根本不听，狠狠将黑蒜甩开，「到时候三殿下怪罪下来，就说是她不想惨死在我们手下，自尽了。」

「你……」黑蒜看着他，虽气不打一处来，但还是将话咽了回去。

我眉头紧锁着。

院内的许多士兵都冲了出来，挡在我面前，人虽多，可要想挡住他们，几乎不可能。

那人只冷笑，「这几个人就想拦住我？」

他说完，手一挥，身后的士兵便朝我冲了上来，却被他们拦住。

我知道他们根本挡不住这么多人，咬了咬牙，提着剑也想冲了上去。

侍女一惊，将我拉住了，「娘娘，我们快趁乱从后门出去吧！」

我抿着唇没说话。

我不想走，可我如今怀着孩子，容砚也不知道在哪儿，所以我不能任性，如果我留下，死在这，那这些挡在我面前的侍卫都白牺牲了。

我犹豫了下，握着剑的手心紧攥着，最终还是被侍女拉着先离开。

我刚走没几步，肚子忽然一阵痉挛，突如其来的痛差点让我没站稳。

侍女赶忙上来扶住我，担忧道：「娘娘，怎么了？」

身后士兵拼杀的声音还在不断响起。

我下意识地伸手扶着墙，咬了咬牙，「肚子疼……」

侍女先是一愣，握住了我的手，「.....娘娘，你不会是要生了吧？」

「啊？」我一脸错愕地看向侍女，「不是吧，现在？」

我话音刚落，这疼便更剧烈了。

有几个眼尖的士兵看见了我们，便直直地冲了过来。

我皱了皱眉，深吸了口气，将还未反应过来的侍女拉到身后。

好在这些士兵武功不高，我提着剑咬牙将他们解决，然后推开了侍女，「你先走。」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额头上细细密密地生出些冷汗来。

侍女看着满地的血，急得直哭，呜呜咽咽道：「娘娘，那.....那你怎么办？」

我摆了摆手，硬生生挤出一抹笑来，「我现在这样，走不掉的。」

越来越多的士兵注意到了我们，然后朝我们冲来。

「你们几个，也忘了三皇子的话？！她若是少了半根头发，你们几个都等着掉脑袋！」

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，我循声看去，是黑蒜。

那几个人似乎不敢不听他的话，又都怯怯拿着刀推了几步，等候发令。

黑蒜走了过来，脸色不怎么好，但还是说道：「江稚，就当是我可怜你，趁现在我掩护你，赶快走吧。」

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想道句谢，却疼得半个字也说不出，只点了点头，便吃力地重新爬起来。

我很意外，黑蒜会帮我，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。

只是我刚走没两步，越来越多人就冲进了院子。

我们被团团围住，黑蒜也被抓了起来。

到此时，我已经站不住了，牙关紧咬，贴着墙根坐了下去。

侍女跪在我身边哭得泣不成声。

「跑？呵……」门外，三皇子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，步子最终停在了我面前，「江稚，本王亲自来见你最后一面，你想往哪儿跑？」

他把玩着手里的刀，不屑一笑，「废话本王就不多说了，直接送你跟你肚子里的孽种上路！」

我没说什么，手紧护着我的肚子，侧开了头。

三皇子抬起手，刀就要落下时，一支箭射了过来。



「谁！」

锋利的箭穿过他的右肩，他不由得踉跄了几步。

见状，我紧咬着牙关，利落地拿起掉在地上的剑，忍着疼用尽全力站起来，一剑刺入了他的心脏。

「这是你欠我的。」

三皇子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直到他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

我深吐了一口气，豆大的汗珠从我额角滑下，我只觉得视线渐渐模糊了起来。

我只记得我倒下的时候，有人抱住了我。

我最后一眼看到的，是容砚的脸。

.....

我只觉得很累，睡得也并不安稳，睡梦中好像被人叫醒，他们让我别睡，叫我用力，我用力了，那感觉.....好像拉了一泡屎。

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，我睁开眼睛看见的一个人便是容砚。

「小菊花。」

他叫我，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称呼。

我觉得嗓子很干，只「嗯」了一声。

他又叫了我一遍，「小菊花。」

我懒得搭理他，索性闭上眼睛。

再后来，容砚告诉我，三皇子死了，叛乱平定了，我们有了一个儿子。

再再后来，我见到了我儿子，襁褓中的他只有小小的一只，安安静静地在容砚怀里。

我问容砚，「给孩子起名了吗？」

容砚摇头，轻声道：「等你醒来，一起想。」

我想起昨晚的经历，忽然有些感慨，「啧」了声，随口道：「叫拉拉算了。」

「为何？」

「因为是我给拉出来的。」

「.....」

## 番外一

我儿子随我，刚五岁便开始舞刀弄剑的，不过好在在他爹，也就是容砚的管教下，他的学业也没有落下。

这孩子的样貌生得吧，又还不错，最是讨小姑娘喜欢，甚至让我有点担心我会不会英年当奶。

不过后来我就不担心了，他对那些情情爱爱似乎不感兴趣。

他五岁那年，我看见夕阳下那孤寂的小身影，挺欣慰的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走过去，摸摸他的小脑袋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「不愧是我拉的……不是，不愧是我生的。」

不过他偶尔也会问我，为什么只有我叫他拉拉。

没错，我私下就爱这么叫他。

这时我就会把锅推给容砚，「你爹取的，去问他。」

于是他真的去问了，不过得到的结果就是：「这是你娘取的，去问她。」

以至于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茅厕捡来的，还带味儿的那种。

## 番外二

我，容砚，江稚她夫君。

回想起第一次听到她名字的时候，是从我侍卫的口中听到的，侍卫告诉我，她是三皇子派来的杀手，化名翠花，混入了我宫里。

我原本想把她解决了，可见到她的第一眼，我就认出了她，多年前，她救过我，在一片菊花田里。

不过看她那呆呆的样子，应该没认出我。

.....

那日之后，我将她叫到了我身边侍奉，她想杀我，也用了不少法子。

譬如，想趁我如厕的时候，推我一把，让我在粪坑里摔死。

不过下场就是，她自己差点掉进去，得亏她有些武功傍身，不然就从翠香变成粪香了。

又比如，大半夜拿个白布套头上，然后站在我床边，「噉」地冲我一喊，估摸着是想把我吓死在这。

不过我不信鬼神，她没把我吓到，看计划失败，想逃出去，却撞到了门槛，挺好笑的。

我看她实在是想杀我，便给了她一个机会。

那晚我跟她同睡在一张床上，我闭着眼睛，她以为我睡着了，便想动手。

可她磨蹭了半天也没动手，最后又放弃了。

挺蠢的，又心软，我也觉得，我实在不明白三皇子为什么会派这么个小傻瓜来杀我。

不过她武功高强倒却是真的。

.....

我知道她和三皇子之间的来往。

那夜的刺杀，我知道三皇子会派人来，所以动了些手脚，只是想让她看清三皇子的真面目。

不过力度似乎不够。

于是我决定加大力度，那日的小宴，我故意将三皇子的手下尤月收入宫中，让她安排宴会，我知道，三皇子一定会让她动手。

她武功高强，若时时派人监视她，自然不可能，所以我只能小心谨慎，将她碰过的东西都换一遍，不过我没想到的是，三皇子竟会让尤月将计划说出来，她也因此被押入大牢。

我虽然想救她，可我更想让她知道三皇子是什么人，一直到第三日，我才向父皇说明了缘由，将伤痕累累的她带了回来。

看到她蜷缩在角落的那一瞬间，我心疼了。

不过好在她在这方面的事情上挺决绝的，没再和三皇子来往。

.....

开始我只是想逗逗她，毕竟她恼了的样子真的很可爱。

后来.....

后来我越来越想对她好，甚至为了让她接受我的东西，命人告诉她，这东西别的房的人都有。

我能感觉到相比起依靠别人，她更愿意靠自己，也不愿被人束缚。

我也开始不满足于只让她做一个侧妃，我喜欢她，我开始换着法地对她好，偶尔逗逗她，无聊了二十几年的日子终于有趣了起来。

.....

再后来，将她册封为太子妃的当晚，她怀孕了。

那一晚，我抱着她几乎一夜未眠。

.....

之后，我察觉到三皇子密谋造反，只是没有证据，父皇重亲情，贸然告诉他，怕是会引得父皇不悦。

她临近生产，我调了许多亲卫暗地守在她身边。

不出所料，那日三皇子起兵造反，父皇派我平定叛乱，大批的侍卫都集中去保护父皇。

等我匆匆赶回宫的时候，看见的便是她满头大汗地坐在地上，身旁的侍女哭得快晕过去。

三皇子正举着刀要朝她刺去。

我举起弓箭，一箭射向他。

他没反应过来，退了好几步。

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她会爬起来，一剑刺入三皇子的心脏。

她说完话，身子便要倒下去。

我疯了一般地跑过去，将她抱在怀里，不停地叫她的名字，侍女告诉我，她是要生了。

我心头一紧，又急忙请来太医。

.....

她太累了，以至于生产的时候，没什么力气。

我在门外等得着急，却一点动静都听不见，索性冲进去，好几个人都没能拦住我。

我拉着她的手，一遍又一遍地叫她。

她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，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，终于生下了孩子。

我发誓之后再也不让她受这样的苦，所以我们这一生，只有这一个孩子。

.....

再再后来，父皇病逝，我们成了新帝新后，孩子大了，我们老了。

我们俩坐在夕阳下，她靠在我肩上。

我问她，「还记得你答应我，问我要什么吗？」

她想了想，「记不太清。」

我又帮她回忆了一遍，她才想起来。

「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还提。」她话虽是这么说，但还是问道，「那你要什么？」

我只一笑，「我想走在你前面。」

「啊？」她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我说的「走」是什么意思，瞪了我一眼，「少胡说八道。」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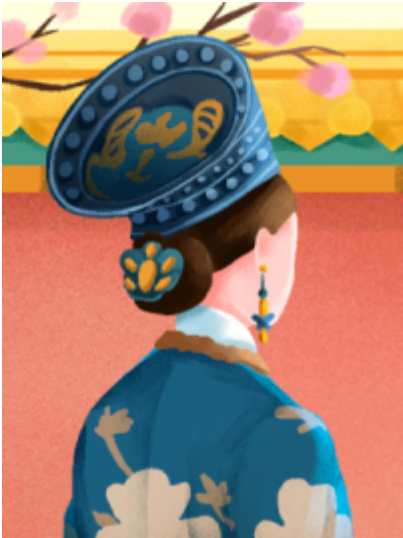
再再再后来，她还是没能走在我后面，我退位后，隐居到了一片山林，亲手在那片地里种满了菊花，悉心打理，直到死去。

只希望下一世，我能走在她前面，让她也尝尝这思念之苦。

该盐选专栏共 50 章，97% 未读



继续阅读



盐选专栏

# 锁宫阙：宫墙深几许，幸得有情人

甜哇 等

共 50 节

会员专享 ¥29.00

发布于 16 小时前